

蓬

旅 漂 狼

白雲



黃春華著

诗词书画摄影散文集





作者介

黄春华，一个矛盾人物。一位出身高小，贫农家庭，十三岁从征，四十八年工龄的离休干部。一位没有大专学历文凭的经济师。十八岁先提拔，二十岁再入党。其入党时间，与自己二十岁生日同日，只早了一个月份。是一位当年受人夸赞的出身好、资格老、提拔快、入党早的年轻人。

在一九五六年全国向科学文化进军的高潮中，我雄心勃勃，立志红专。在县直机关业余文化学校补读中学课程，并梦寐以求，向往大学。

在中央和省委号召优秀党员干部到基层、到农村、到劳动生产第一线去的浪潮中，我响应号召，坐上大彩车，戴上大红花，在大冶县委们的欢送下，当了县人委首批下放党员干部，到了火炬农庄，当了生产队长。却因一次偶然与王县长派来看望我们的来人发生争吵，他回去后受到一位组织部小干事的狂言蛊惑，竟然违背党的组织原则，超越和瞒过我组织关系所在的农庄党支部和地区党委，在另外一个不是我所在的支部会上，缺席作出了对我的不公正处理的非法决议，使我无端的丢了党票。接着，作为一种安慰，我被县委组织部保送上武汉钢铁学院。在文化摸底考试时填写学生登记表，我填上了入党入团时间，对党籍处理不服，写出了抗辩，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正式入学时，却为此被卡在了大学门外，连续两次霹雳般的挫折，几乎让我精神崩溃，使我走又红又专道路的宏愿化为泡影。但我红心不变，痴心不改，坚信共产党，坚持努力归队。我又重新作为入党积极分子，听党课，写申请，几十年，几十次，道路曲折，阻力重重，未能如愿。一个热爱和追随共产党一辈子的人，却终于不能成为党员，直到离休才放弃努力，抱憾终身，真乃咄咄怪事。

文化低，却有灵感，有激情，爱写作。写了数以千计诗词，跨越我入伍后半个世纪的时空，因古文化基础差，质量不高，故作品投稿仅在黄石日报发表过一次。其余应时之作，多展露于机关墙报等非正规出版物上。晚年之作，在黄石老干局内刊，老年大学纪念册及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集和《西塞山》诗词上曾有登录。

晚年，兴趣广泛，在黄石市老年大学十余年，攻读文学、诗词、音乐、美术和摄影等，颇有进益。在友人鼎力相助下，整理旧作，结集成书，以了却一个年近古稀之人的余生积愿，仅此而已。

此外，我是湖北省和黄石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，市楹联学会会员，西塞山诗社社员。虽都是虚有其名，不过也是一种慰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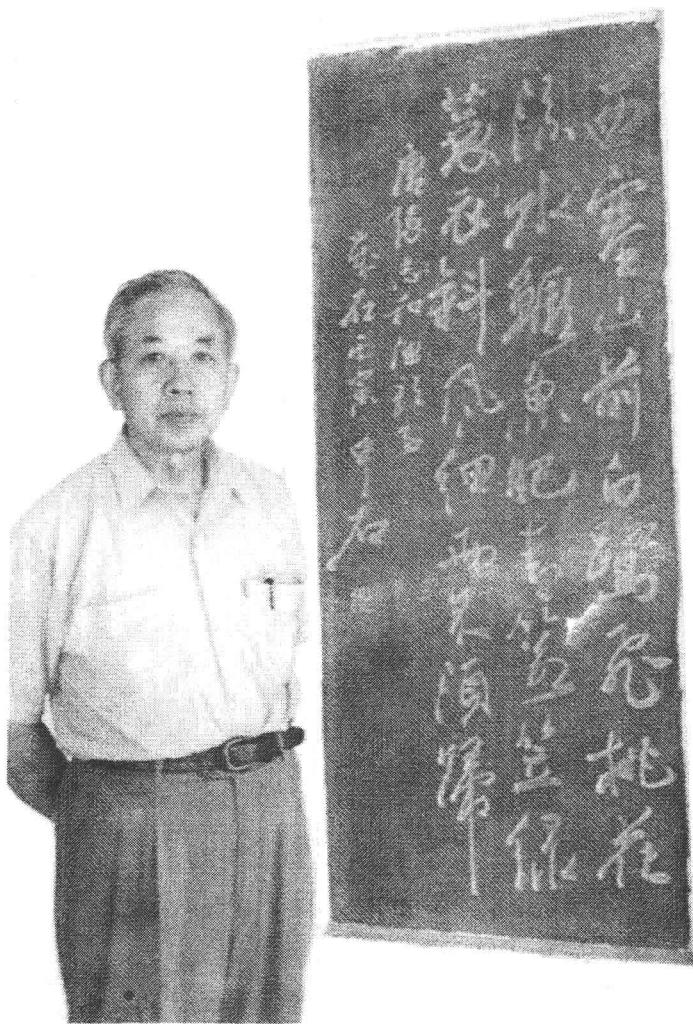
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八十二周年

谨以此书献给党的生日



黄石老年大学建党八十周年演出(后排右第三人为作者)

一个共产主义信徒
二〇〇三年七月一日



作者近照(2003.7.1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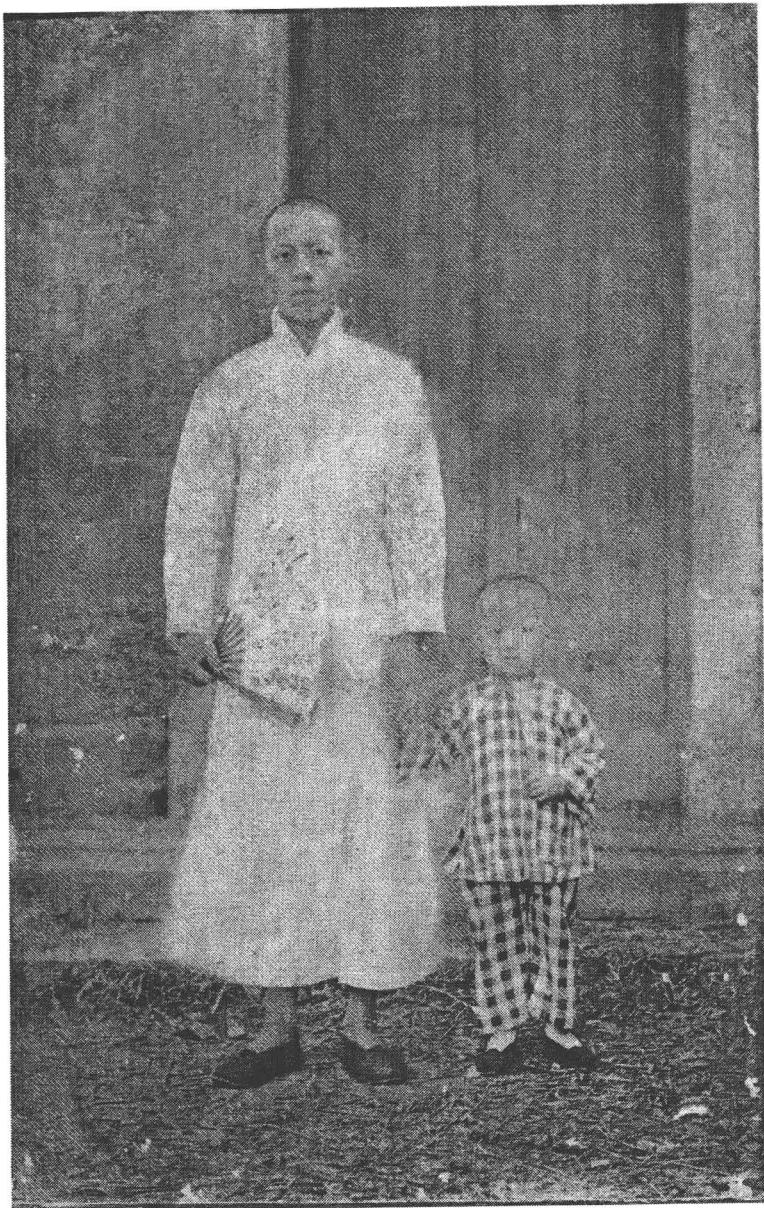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家人(2001.1.1)



作者五十岁照(1985.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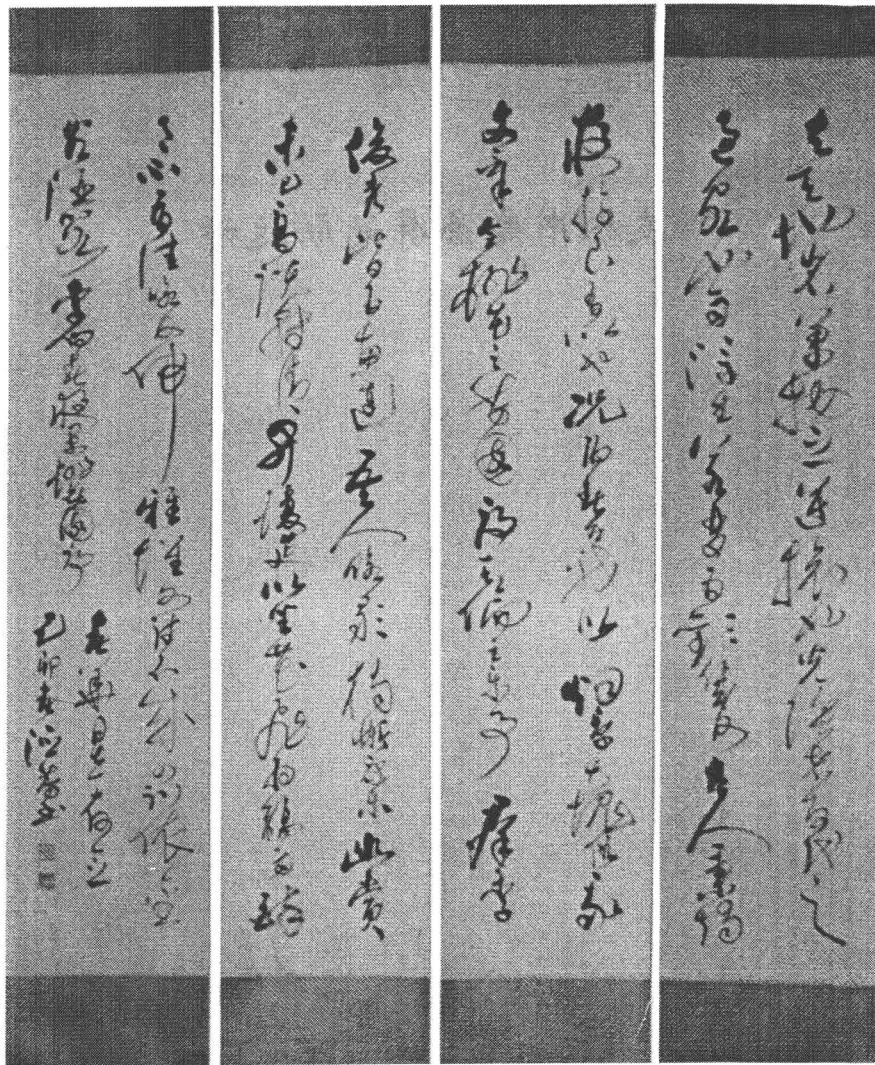


祖 父 (光緒二十九年)



父亲和树滋哥

友人书赠条屏题联题诗



张德芳原黄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
黄石老年大学教师

香 端 江 南 门 庭 环 瑞

香 端 江 南 门 庭 环 瑞



陈略黄石市财校高级讲师、副教授、诗人

祝黃基華因走《蓬旅餘痕》付梓

蓬旅春秋曾放彩
餘痕草實尚留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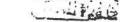
癸未夏月張勝先敬題



张胜先原黄石市委副秘书长、市总工会主席、诗人

人生居逆旅隨處有詩篇
韻廣情懷闊風清意志堅
快門留影倩妙墨繪形天妍
一部餘痕卷才高近九天

黃春華先生送旅餘痕付梓之賀 陳適



陈适、原黄石市政府办公室主任、市委统战部副部长、诗人

祝芳、李华经理《连旅缘》出版

春風送暖百花放
萬象更新四面香

恭賀新禧
曹兆麟書

曹兆麟报社编辑、诗人

春風鳴鶯絕筆華髮作

張芝猶藝工摩詮神

怡攜像時

着華因志△逆旅余痕△詩集重世

癸未立秋劉銳詩以誌契



刘锐 诗人

春華秋實耀輝光

喜慶八方迎進程
華夏天涯連遠方

家高書



李家高、黄石市市志办副主任、书法家、诗人

书名释疑

我的诗集名之来源，应从草书教师张德芳先生谈起，我六十岁时写了《六十述怀》，洋洋百言，六百余字。那时我的草书自觉写得不好，想沾老师的光，让他帮我写成一个四条屏。张老师欣然应允，叫我打印出来，他将采取摘句的方式择而书之。后来我见到他为邯钢写的唐诗四条屏写得极好，立即变了主意。心想，好书配名诗，此乃锦上添花，两全其美之妙也。故提出改写唐诗。他当即执笔写出一篇《李白宴从弟桃花园序》，分成四个条幅。我又托他装裱成轴，成为四条屏。他告诉我，这是他给人写的第四个同样的作品。事隔六七年，没有想到我要出书，初拟为《人生旅痕》，后来与友人商讨，何不借名人之名句命书名呢？一个现成的答案就在这四条屏中，顺理成章，将《人生旅痕》改成了现名《逆旅余痕》。

正当打印样书时，一位新结识的摄影界女同行看了书皮名称，当即极感诧异，而颇带同情地问我：“你也有逆旅？”这突如其来的一问，使我木然了，我竟一时无言以对。后来我又细想，也许同样的疑问，还有人在。如其将来多费口舌，何不在此释疑，故重又补白了这一篇。

“逆旅”者，乃世界上“万物”之“客舍”也。

“逆旅”就是“天”，就是“地”，就是“宇宙”，就是万物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。有谁没有“逆旅”，失去存在的“空间”，没有“客舍”，他还能够生存吗？所以“逆旅者”人皆有之也。

至于人生的轨迹，有喜有忧，有成有败，那是不足为奇的。矛盾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，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，世界也是一分为二的。人，人生，能不依从这个法则吗？不能。

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，也是一个孤芳自赏的人。旅途虽有失误和失意，但我乐观对待这一切。我的心态是向上的。从来没有颓废过。因为我崇尚毛主席，相信共产党，热爱新世界。我有我独立的人格和自信的人生。

二〇〇三年七月一日写于雅芳斋